

第十八回 驗明完璧始成名教終好述

詞曰：

一虞水火盈廷躋，非不陳詩說禮。若要敦倫明理，畢竟歸天子。聖臚一察讒言止，節義始知有此。漫道稗官野史，隱括春秋旨。
——右調《桃源憶故人》

話說鐵英父子、水居一父女並過學士五道本，一齊上了，天子看見，因御便殿召閣臣，問道：「這事各奏具到，還當如何處分？」閣臣奏道：「今五奏看來，這過其祖強娶水冰心，以致鐵中玉養病情由，似實實有之，不容辨矣。但強娶而實未娶，謀死而尚未死，似可從寬。如鐵中玉犯難，救水冰心之禍，而自受禍人不免，應是俠腸。水冰心感恩，移鐵中玉養病，冒嫌疑而不惜，似為義舉。然一為孤男，一為寡女，同居共宅，正貞淫莫辨之時，倘曖昧涉私，則前之義俠，皆付流水。若果如縣臣所稱，窺探而無欺暗室，則又擅千古風化之美，而流一時名教有光者也。臣等遠無灼見之明，故前下行查之命，行查若此，似無可議。但縣臣後任，祇係耳聞，未經身歷，不足服觀聽之心，一時難以定罪。望陛下降旨，著舊縣臣將前事一一奏聞，庶清濁分而彰瘴有所公矣。」天子點首稱善，因降旨道：

著舊歷城縣知縣，將鐵中玉養病情由，據實奏明，不許隱匿誣罔。欽此。

聖旨下了，頓時就傳旨。原來前知縣鮑梓行取到京，已欽選北直隸監察御史，此時正出巡真定府，見了報，知道鐵中玉與水冰心已結了親，因萬諤疏參，故有此命。因滿心歡喜道：「鐵翰林這頭親事，我原許與他成就，祇因受了此職，東西奔走，竟未踐前言，時時在念。近聞他已遵父命，結成此親，我心甚喜。不期今日又有聖旨，命我奏明，正好完我前日之願。」因詳詳細細，覆了一本，道：

直隸監察御史臣鮑梓謹奏，為遵旨回奏事：

竊以義莫義於救人於危，俠莫俠於臨事不畏，貞莫貞於暗室不欺，烈莫烈於無媒不受。臣於某年月日，蒙恩選知歷城縣事。臣雖不才，蒞任之後，遂留心名教，以揚朝廷風化之美。適值學士過隆棟之子過其祖，聞兵部侍郎今陞尚書水居一之女水冰心之美，授聘為妻，託府臣命臣為媒。時臣為屬官，不敢逆府臣之命。時水居一被謫，因見水居一之弟水運，道達府臣與過其祖聘其侄女水冰心之意。水運言之水冰心者再四，始邀其允。凡民間允親，以庚帖為主，水運既允，因送庚帖於過宅。孰知水冰心正女也，無父命焉敢自嫁？為叔水運催逼甚急，水冰心又智女也，因將水運親女之庚帖，以為庚帖，而水運愚不知也。及至於歸，水冰心執庚帖非是，不往，而水運事急，因以親女往焉。過其祖以誤受帖，不能有言，此水冰心一戲過其祖者也。

既而過其祖情不能甘，暗改庚帖，以朝期為召，欲邀水冰心會親而劫者。焉知水冰心俠女之俏膽潑天，偏許其往，使其遍請貴戚，大設綺筵，又偏肩輿及門，又使其雀躍於庭，以為得計。然後借鼓聲之音，以發其奸狀，突然而返，追之不及。此水冰心二戲過其祖者也。過其祖心愈恨而謀愈急，因訪知水冰心秋祭於南莊，便伏多人於野，以為搶劫之計。熟知水冰心奇女也，偏盛其驕輿，招搖而往，招搖而還，以為搶劫之標。及其搶劫而歸，眾諸親為榮觀焉，乃啟轎而空無一人，惟大小石塊，一黃袱而已，於是喧傳以為笑。此水冰心三戲過其祖者也。

過其祖受此三戲，其情愈迫，因假寫水居一復職之報條，遣多人口稱聖旨往報焉。水冰心聞有聖旨，不敢不出，因墮其術中，而群劫之往。孰知水冰心烈女也，暗攜利刃，往而欲刺焉。適鐵中玉遊學至此，無心恰遇之，怪其唐突，而相映於道，同結至縣堂而告臣。臣問出其故，因叱散眾人，而送水冰心歸，欲彼此相安於無事也。不意過其祖快快焉，不得於水，欲甘心於鐵焉，因授計寺僧，而鐵中玉病危也。鐵中玉病危，鐵中玉不自知。幸水冰心仁女也，感其救己之恩，而不忍坐視其死，因秘計而移之歸，迎醫而理其病，甘冒嫌疑而不惜，犯物議而安焉。非青天為身，白日為心，不敢也。過其祖聞而愈怒焉，因以曖昧污辱之，欲令臣正名教罪之，宣風化懲之。

臣待罪一縣，則一縣之名教風化，實在其職，臣何敢不問？但思同此男女之情態，淫從此出，貞亦從此出也，又何敢不見不聞，盡坐以小人哉？萬不得已，因遣善窺探門役單祐，潛往窺探之，始知鐵中玉君子也，水冰心淑女也。隔簾以見，不以冥冥廢義；異席分飲，又不以嬌嬌廢情。談者道義，論者經權。言事則若山，不至過於良友；詮理則迎機一點，不啻明師，並無半語及私，一言不慎。且彼此歸感，而有喜心；內外交言，而無慚色。誠古今名教之後合正者也。臣聞見之，不勝歡羨。

因思白璧不易成雙，明珠應難獲對，天既生鐵中玉之義男兒，又復生水冰心之俠女子，夫豈無意？臣因就天意思之，非鐵中玉而水冰心無夫，非水冰心而鐵中玉無婦矣。故以媒自任，而往見鐵中玉，勸其結朱陳之好，以為名教光。熟知鐵中玉正以持己，禮以潔身，聞臣言怒以為污辱，已肆曲而行，竟不俟駕。其磨不磷，涅不淄，豪傑之士也。臣即欲上聞，因臣職卑，必欲轉詳轉申，最為多事。而正不料天意果不虛生，後復因鐵中玉力保侯孝之事，水居一由此赦還，因而締結朱陳。此雖人事，實天意成全。

臣聞之，不勝欣快，以為良緣佳偶，大為名教增色。不意御史萬諤，不知始末詳細，誤加參劾，致蒙聖恩下詢往事，正遂夙心。臣不勝雀躍，謹將前事，據實一一奏聞。揆之於義，義莫義於此矣；按之於俠，俠莫俠於此矣；考之貞烈，貞烈莫過於此矣。伏乞聖明鑒察，特加旌異，以為聖世名教風化之光。臣無任感激待命之至！

鮑梓本上了，天子覽過，龍顏大悅，道：「原來水冰心有如許妙用，真奇女子也。鐵中玉又能不欺暗室，真是天生佳偶！言官安得妄奏？」就要降旨褒美，當不得仇太監通了秉筆的太監，要他黨獲。秉筆太監因乘間奏道：「鐵中玉與水冰心同居一室，此貞淫大關頭也。今止憑鮑梓遣下役單祐一窺，即加褒美，設有奸諛情出，豈不辱及朝廷？且奴婢看鐵中玉與水冰心，自上本內說的話，大有可疑。」天子道：「有何可疑？」秉筆太監道：「鐵中玉本上說：『兩番花燭，止有虛名；二姓之歡，尚未實結。』水冰心本上說：『於今已諧花燭，而兩心猶惕惕不安，必異室而居者，正以煉黃金之剛，而保白璧之潔也。』據他二人自誇之言看來，則今日水冰心猶處子也，恐無此理。倘今日之自誇過甚，則前日之譽言，未免不失情也。伏乞皇爺再加詳察。」天子道：「既如此，可將鐵中玉、水冰心並諸臣，限明日午朝，俱召至便殿，待朕親問。」

秉筆承旨，便傳與閣臣，閣臣即傳出外廷。眾臣聞了，誰敢不遵。因於次日午朝，齊集於便殿。正是：

白日方垂照，浮雲忽蔽焉。

豈知雲散盡，依舊見青天。

不一時，天子駕坐便殿，百官朝賀畢，天子先召鐵中玉上殿。鐵中玉因鞠躬而入，拜伏於地。天子看見鐵中玉，少年秀美，心下歡喜，因問道：「向日打入養閑堂，救出韓願妻女的是你麼？」鐵中玉應道：「正是臣。」天子又問道：「前日力保侯孝的是你麼？」鐵中玉又應道：「正是臣。」天子道：「既兩件俱是汝，則汝之膽識，誠可嘉矣。然膽識猶才氣之能，如縣臣所稱，養病於水冰心家，而孤男寡女，五夜無欺，則古今之奇行矣，果有此事麼？」鐵中玉道：「此事實有之。然非奇行，男女之禮，應如此也。」天子道：「此事雖有，然已往無可據矣。且問你：上本說『兩番花燭，止有虛名，二姓之歡，尚未實結。』此又何故？」鐵中玉奏道：「臣與水冰心因有養病之嫌，義無結親之禮，乃迫於父命，不敢以變而廢常，故勉承之，而兩番花燭也。若花燭而即結二姓之歡，則養病之嫌，終身莫辨矣。故臣與水冰心至今猶分居而寢，非好為名高，蓋欲鉗眾人之口，而待陛下之新命，以為人倫光耳。」

天子聽奏，欣然道：「據你所奏明，水冰心猶然處子也。」因召水冰心上殿。水冰心聞命，即鞠躬而入，拜伏於地。天子展龍目一看，見水冰心貌疑花瘦，身似柳垂，一嫵媚女子也。因問道：「你就是水冰心麼？」水冰心朗朗答應道：「臣妾正是水冰心。」天子道：「由縣臣鮑梓上本，稱你三戲過其祖，才智過人，果有此事麼？」水冰心因奏道：「臣妾一女子，焉敢戲弄過其祖？祇因臣父待罪邊戍，臣妾一弱女家居，過其祖威逼太甚，避之不得，聊借此以脫禍耳。」天子又道：「你既知脫禍，怎不避嫌，卻移鐵中玉於家養病？」水冰心道：「欲報人恩，故小嫌不敢避也。」天子又笑道：「當日陌路，且不避嫌，今日奉父母成婚，反異室而居，又何避嫌之甚？」水冰心道：「當日之嫌，一時之嫌也，設有謗言，從夫而即白。今日之嫌，終身之嫌也，若不存原體以自明，則今日之良人，即前日之陌路，剖心莫辨，瀝血難明。今日蒙恩召見，卻將何顏以對陛下？」天子聽了，大喜道：「若果存原體，則汝二人，又比梁鴻、孟光加一等矣。朕當為汝明之。」因傳旨命太監四人，引入朝見皇后，就命皇后召宮人驗試水冰心，果係處女否。四太監領旨，遂將水冰心引了入去。正是：

白玉不開終是璞，黃金未煉尚疑沙。

兩番花燭三番結，始有芳名萬古誇。

四太監引水冰心入後宮，去朝見皇后。不多時，即有兩人先來回旨道：「娘娘奉旨，即看老成宮人試驗水冰心三遍，俱稱實系處子。娘娘甚喜，留住賜茶，先著始婢回奏。」天子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因對閣臣說道：「鐵中玉與水冰心已經奉父母之命，兩番花燭，而猶不肯失身，欲以保全名節，以表名教，以美風化，則前之養病，五夜無欺，今表明矣。真好述中出類拔萃者也。若非朕召來親問，而聽信佞言，豈不虧此美節奇行！」因召過隆棟，問道：「汝身為大臣，不能訓子安分，乃任其三番搶劫，若非水冰心多才善御，必為其所辱久矣。強梁驕橫，罪已不赦，乃腹肆為謗毀，幾致白壁受青蠅之玷。又行賄買囑縣臣，大非法紀！」過隆棟見天子詰責，慌忙無措，祇得免冠伏地，奏說道：「臣非毀謗，實不知鐵中玉與水冰心，有此暗室不欺之美行。」天子又召萬諤詰責道：「汝為御史，當採幽察隱，為朕表章大化，奈何聽道路浮言，誣蔑俠烈？朕若誤聽，豈不有傷名教？」萬諤聞責，驚得汗流浹背，惟伏地叩頭而已。

天子又召韋佩，嘉獎道：「汝一新進知縣，能持正敢言，不避權貴，且言言得實，事事不誣，誠可嘉也。」因命閣臣擬旨，閣臣因擬旨道：

朕聞人倫以持正為貴，而持正於臨變之際為尤貴；節義以不渝為奇，而不渝於曖昧之時為更奇。

水冰心一弱女也，能不動聲色，而三御強暴，已不尋常矣。又能悄然解人於危病報恩，且又能安然置身於嫌疑而無愧，其慧心俏膽，明識定力，又誰能及之？至其所最不可及者，琴瑟已諧，鐘鼓已樂，而猶然勵堅貞於自持，表清潔於神明，誠女子中之以賢聖自持者也。鐵中玉既能出韓願於虎穴，又能識侯孝於臨刑，義俠信乎天成者矣。若夫水冰心一案，陌路救援，如至親骨肉；燕居密邇，如畏敬大賓；接談交飲，疏不失情；正視端容，親不及亂；從心所欲，而名教出焉；率性以往，而禮可不沒。至若已繫赤繩，猶不苟合，誠冥冥不墮行之君子也。以鐵中玉之君子，而配水冰心之淑女，誠可謂義俠好述矣。朕甚嘉焉。其超進鐵中玉為學士，水冰心為夫人，賜黃金百兩，彩緞百端，宮袍宮衣各十襲，烏紗、鸞冕各一領，撤御前金蓮鼓樂旌彩迎歸，重結花燭，以為名教之寵榮。

水居一、鐵英義教子女，善結婚姻，俱褒進一階。韋佩申詳無隱，報命不欺，具見骨鯁之風，任滿欽取重用。鮑梓覆奏詳明，留意人材有素，朕甚嘉焉。過隆棟縱子毀賢，本當重處，姑念經筵舊績，著降三級。萬諤奏劾不當，罰俸半年。過其祖三行搶劫，放肆毒謀，謀雖未遂，情實可惡，著該縣備做一百，少懲其橫。嗚呼！有善弗彰，人情誰勸；有惡勿揮，王法何為？朕不敢私，眾其共懷！特諭。

閣臣纔擬完聖諭，水冰心蒙娘娘賜了許多珠翠寶物，著四太監領出見駕謝恩。天子大喜道：「女子守身非偶者，古今尚有之，從未聞君子、淑女相為悅慕，已結絲蘿，而猶不肯草草合卺，以防意外之讒，如汝之至清至白者也。今日重結花燭，萬姓觀瞻，殊令名教生輝也。汝歸，宜益懋後德，以彰風化。」鐵中玉、水冰心與眾臣一齊謝恩，歡聲如雷。侍臣得旨，此時撤出的金蓮寶燭，一對一對，已點得輝輝煌煌；合奏的御樂，一聲一聲，已吹得悠悠揚揚；排列的旗幟，一行一行，已擺得花花綠綠。鐵中玉與水冰心簇擁而歸，十分榮幸。正是：

名花不放不生芳，美玉不磨不生光。

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？

鐵中玉與水冰心迎回到家，先拜過天地，再排香案，謝過聖恩，然後再拜父母，重結花燭。祇因這一番是奉聖旨之事，滿城臣民，皆轟傳二人是義夫俠婦，無不交口稱揚。惟過不土被降，又見兒子被責，不勝悔，又不勝怒，追究聳使之入，將成奇盡情處治。萬諤被罰，十分沒趣。水運雖做個漏網之魚，然驚出一場大病，因回心感贊哥哥、侄女用情，不敢再萌邪念。仇太監見聖上如此處分，也不敢再萌邪念。正是：

奸人空自用心機，到底讎深禍亦深。

何不回心做君子，自然人敬鬼神欽。

鐵中玉與水冰心這番心跡表明，直如玉潔冰清，毫無愧作，方歡歡喜喜，真結花燭。這一日，在洞房中安排喜筵同飲，彼此交謝，鐵中玉謝水冰心，虧他到底守身，掩盡讒人之口；水冰心謝鐵中玉，虧他始終不亂，大服天子之心。飲畢合卺，眾侍妾擁入洞房，祇見翠幃停燭，錦帳熏香，良人似玉，淑女如花，共效名教於飛之樂，十分完滿。後人有詩贊之曰：

三番花燭始於歸，表正人倫是與非。

坐破貞懷惟自信，閉牢心戶許推依。

義將足繫紅絲美，禮作車迎金鈿肥。

漫道一時風化正，千秋名教有光輝。

鐵中玉與水冰心，自結親之後，既美且才，美而又俠，閨中風雅之事，不一而足，種種堪傳世，已譜入二集，茲不復贅。

[返回 >>](#) [好逑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